

詩義折中

養心齋

周之與也
商氏臣革
及於衰也
衛
風先多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三

邶一之三

邶國名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以北謂之邶
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邶不詳其始封其後并入
於衛故邶風皆衛事也邶雖入衛而王朝之籍
猶有邶在故太史採風其得之邶地者仍謂之
邶孔子因之者不予衛之得滅邶也魏滅於晉
仍存魏風亦猶是也

左傳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

以敖以遊

比而賦也。汎猶泛也。微猶非也。衛君棄君子而用小人。故君子憂之而賦此詩也。嚴粲曰。舟必有人以維楫之。而後有所濟。今柏舟雖堅而無人維楫。亦泛其流而已。將何所泊乎。以喻國無賢人。將日敗壞而無所止也。李樗曰。仁人之所憂者國也。此不可以酒解。亦非敖遊之所以能釋。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孫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鑒能度物而我心
匪鑒故入之情僞不能預照兄弟至親宜可憑依
而不度其不可是以往愬我之憂而反逢彼之怒
也鄭康成曰責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卷威儀棣棣
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閑習之貌選擇也言兄弟之怒我者蓋
謂我孤介自守必行其志而不能貶道以隨時也
然我自度之矣石猶可轉而我心匪石則自守者

不可易也。席猶可卷而我心匪席則必行者不可
屈也。欲自貶損而威儀棣棣無可擇而改者則終
不能墮方以爲圓也。

憂心悄悄^{七字反}慍于羣小。覲^五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

寤辟有標^殍

賦也。悄悄憂貌。羣小衆小人之在君側者。覲見閔
病辟拊心也。標重拊之也。不貶道以隨時則國事
愈可憂矣。必自守以行志則小人愈慍怒矣。羣小
皆慍則所以中傷而凌辱之者無所不至矣。故覲

閔而又受侮也。既多不少言小人之眾也。
日居月諸胡迭堽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緩。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而賦也。居諸語辭迭更微暗也。日喻君月喻臣。君暗則無以察其臣。而臣亦暗。臣暗則無以輔其君。而君愈暗。是君臣更迭而暗。如日月之更迭而微。故中心隱憂如衣垢而不澣也。如是則可以去矣。顧以地處親賢。心憂家國。雖時不可爲而終欲委曲以圖濟。不能愬然而奮飛也。朱子曰五倫之

際皆當以此爲法。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詩序曰：柏舟，仁而不遇也。夫以柏舟之仁人，心不轉而儀不選，亦可以見信於君矣。而終不遇者，以君不明而小人蔽之也。君之不明，非必闇且弱也，往往聰明才武之主，一念嗜好，有所不謹，爲小人所迎合，遂不覺而用之。

小人既用。迎合愈巧。而君子猶不轉而不卷。
是以君心愈疏。而小人皆慍。日思所以病侮
之。而國遂不可爲矣。正風之變。皆由於此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閒色。黃正色也。閒色而乃以爲衣。正色而
反以爲裏。以比嬖妾蒙寵而顯。夫人見疏而微。故
心憂之。而不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此也。上曰衣。下曰裳。亡忘也。嚴粲曰。黃裏掩蔽而

已黃裳則失位矣。謝枋得曰：嫡妾易位，則家不齊。而國不治。故爲君憂，爲君之子憂，而非爲一身也。

絳兮絲兮，女所治兮。平声我思古人，俾無訛兮。尤

比也。註過也。言綠本絲也。而今爲衣者，由治絲之女染織而成。以喻妾本微賤，而今蒙嬖寵，亦由不能防微杜漸，以至於此。因思古人當必有善全之道，俾君與妾皆歸於無過，而傷己之不能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也。絺，綌質薄，故寒風入之。程子曰：絺，綌

所以來風是也以喻已之被掩失位亦德有未周
故生讒閒因思古人厚積其德而頑讒胥化先得
我心之同然當則而效之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也莊姜不怨公與妾也而自
傷之綠絲女治傷已之才疎而有以致之也
縮綌以風傷已之德薄而無以處之也可謂
忠厚之至矣抑人之賢否其辨甚明而或至

於倒置者其好惡僻也不好窈窕斯貞女見
棄綠衣之夫人所以被掩於嬖妾也不惡讒
諛斯直臣見疏柏舟之仁人所以受侮於羣
小也然則人君之好惡可不慎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初宜反

泣涕如雨

興也燕燕雙燕也差池分飛也歸大歸也雙燕同
飛而羽忽差池以興二人同處而一人遠別也之
子謂戴嬭也莊姜無子以戴嬭之子完爲子莊公

卒完卽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嬖大歸於陳
而莊姜送之也婦人之禮迎送不出門而遠送于
野者有所謀也

燕燕于飛韻之韻^杭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
佇立以泣

興也上飛曰韻下飛曰韻將送也以燕之上下相
逐興人之彼此相送也佇立以泣者行人已遠猶
不忍歸故久立以望之也

燕燕于飛下土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

實勞我心

與也。以燕之上下而音漸遠。與人之遠別而信難
通也。送於南者。陳在衛南也。泣涕如雨。行且泣也。
佇立以泣。止行也。實勞我心。止泣也。不泣而勞心
者。所謀之事未知濟否。故心憂之。不止傷別也。
仲氏任平聲只紙其心塞淵。終湏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
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字也。戴嬭乃厲嬭之嬭。故曰仲氏也。能
承大事曰任。春秋隱公四年二月。衛州吁弑其君。

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濮陳地也。史記曰。州吁弑桓公自立。欲伐鄭。石碏四桓公之母家於陳。詐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謀。因殺州吁于濮。由此觀之。戴嬀之歸陳。乃石碏用陳侯以討賊之因也。然則仲氏之所任可知矣。莊姜之遠送于野。其故亦可想矣。仲氏任此大事。而莊姜知其有濟者。以其心誠實而淵深。其身和順而謹飭。又能思先君之恩。則其必討嗣君之賊可知也。此固仲氏之能任。而莊姜亦可謂知人善任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州吁弑立衛人脅從而莊姜戴嬀乃能內用謀臣外結與國討賊定亂其功可謂奇矣究其所以成功未始不本於正也任天下之事不惟其才惟其德德具於身心非塞無以立本非淵無以沈幾非溫無以和衆非惠無以循理非淑無以慮善非慎無以集成有此六者又加之以忠愛則德全矣以此定難何難不濟以此圖

功何功不克然則人之所以任事與夫擇人而任以事者讀燕七之卒章亦可以得其大凡矣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賦也之人謂州吁也古常也不古處不以常道相處也定止其亂也州吁弑桓公將不利於莊姜故莊姜憂之也言日月之明照臨下土而此人乃不以道相處是亂未已也何時而能有定乎豈日月

之照臨獨遺我而不顧乎何爲至今不定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
定寧不我報

賦也不相好欲相害也報善惡之應也言日月之
恩不冒下土而此人乃欲相害則亂已迫也何時
而能有定乎豈日月之不冒而我獨不獲爲善之
報乎何爲宜定而久不定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
定俾也可忘